

菜园东边,架起了两畦芸豆,芸豆的小花是淡紫色的,很秀气,芸豆也开始结果了,长长的豆荚,鼓鼓的,几个连在一起,或长或短,我摘了一些,够做一顿菜的了,虽说菜不是我种的,但也颇有收获的喜悦。……

——摘自申朝虹的《小菜园》



副刊

婆婆的苗族首饰

明俊



每当打开那个红木的小盒,凝视着那些缀有精细花纹的簪子、耳环等苗族银首饰的时候,总会想起婆婆。

这代代相传的银首饰,是婆婆的嫁妆。她是秀山的苗人,虽然在家里也说汉语,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苗族的首饰。我至今想象不出这些首饰承载着多少代人的情感,经历过多少世事沧桑。婆婆交给我时,神情是严肃的,一改平常笑眯眯的样子,让我感觉到银首饰沉甸甸的分量。

婆婆操劳一生,养育的四个子女都走出了大山。孩子们长大后都远离了她,就算苦点累点,她还是乐滋

滋地享受别人目光中的羡慕,但并不愿增加儿女的负担。因此,直到干不动农活时她才肯来到城里。由于不懂普通话,大多时候她除了和老伴说话,就只有和我们说了。她年近七十,总爱忆旧而且多半是说重复的事情,但我每次都乐淘淘地听她讲过去的事,陪她回味那些时光里的快乐与忧伤,比如从小失去父亲,不得不光着脚上山打柴的苦难,辛苦磨一天糯米婆婆却不许她尝一口汤圆的心酸,生完儿子就下地操劳的辛苦,听得我常常想落泪。

也许很多人觉得婆媳情有些矫情,但婆婆真心疼我,我珍惜这种难得的缘分。最难忘的是我得结石在医院的情景。看我疼痛得万分无助的样子,婆婆急得按苗人的土法帮我按摩,果然减轻了痛苦。整整三四个小时,我一直在看她那随着手势不停晃动的白发,感觉婆婆如同亲生母亲。年已七旬并有高血压的婆婆,就以这样的慈爱姿势定格在我的脑海。

婆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,又不识字,因此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很多

次,到晚上仍不见她回来,我们只得到茫茫人海中去寻觅那个留着短发的蹒跚身影。有一次,我们竟然发动了亲友寻遍整个城市,到第三天依然未见踪影,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,有人在朝天门发现了她!丈夫接婆婆回家的时候,我奔至楼下搀住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老人,痛哭失声!我们帮她洗衣服的时候,只见那衣服的最里层用手帕包着一卷卖废品的零钱,竟有几十元!饥肠辘辘的她舍不得花那些钱,而是过了几天乞讨的生活!从此她一病不起,数月后去世了。

我送婆婆回老家安葬,在那燕子衔泥般建起的凝聚着她无数情感的老屋里,我们发现她提前给自己置办的孝布、老衣等物品,作为儿媳的我再一次恸哭失声!

又至清明节,在这套一百平方米、婆婆从没住过一天的新房子里,我手捧她留下的家传首饰,睹物伤情,仿佛这些银饰铸进了一种恒远的温馨和深厚的情感。我要用心擦拭每一件银饰的尘埃,让它们代代相传,让后辈永远记住我这位苗族婆婆。

偷秋

梁红星



秋虫在墙根的草丛里开始鸣叫。湛蓝的天空有雁阵由此向南飞过,在乡村的树梢上打了个旋,然后向着更南的方向飞去。

村头树上的叶子不知不觉就变得浅绿淡黄了,仿佛太阳匆忙下山时,遗忘在村西头的一抹阳光。农历八月的月亮将圆时,庄稼地开始成熟了,秋风也变得浓稠起来。庄稼地里溢出的黄豆香,和着村中桂花树的浓香混合着弥漫着。

中秋之夜,玉盘似的月亮还未从村东头的树梢上爬出来,村里人家就已经把晚饭摆在院里了。三五碟可口的家常菜,一盘盘月饼、花生、香梨、石榴,有的人家还摆上几个熟玉米棒子和红芋,一坛新开封的溢着甜香的米酒,一家人坐在一起,有说有笑地边吃边唠家常。有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聚在一起,高声划拳猜枚,吃菜喝酒。村里的大狗小狗们都顺着饭味,踏着月色溜过来钻在桌子下面凑个热闹。但多数人家是不多喝的,因为吃过晚饭还要去“偷秋”呢。

“偷秋”,是件有趣的事情。

人们在八月十五到来之前,就开始盯着小花家的秋梨大概不酸了,玉玲家葵花子该熟了,栓子家的秋黄瓜可以吃了,西头彭庄地里的西瓜……只要是能吃的,别说是长在庄稼地里,就是长在厨房前后菜园子里,人们也要想着法地去偷。因为“偷秋”不算偷,即便被发现甚至是被逮住了,顶多也就是被主人笑骂几声:你们这群贼羔子,啥时候瞅上俺家的东西啦,看俺不打破你的腿!说是要打断腿,其实也只是吓唬一下,“偷秋”的人一跑了之。

月挂中天的时候,孩子们便三三两两地出了村,顶着月光摸到济河坝上的果园里,摘下一个秋梨,在衣服上蹭一蹭便放进嘴里吃了起来。这些早就被坐在“瓜庵子”里生产队派来看秋的“二瞎子”听得一清二楚,但他不去喊,任由孩子们偷摘几个尝鲜。但也有的孩子会拿“二瞎子”找乐,知道他眼不好使,非要对着庵子喊“偷秋了”。“二瞎子”装着没听见,任他们坐在果园里吃。

这个夜晚,孩子们是最不知疲倦的。往日子里他们渴望吃到的东西,今晚都要想着法儿的“偷”回来,然后堆放在自己的床头,抱着这些“偷”来的东西甜甜地睡去……当然,“二瞎子”也会去邻地里薅几秧子花生,掰上几个玉米棒子,坐在庵子里喝上二两老白干。之后,一抹嘴枕头便睡……

后来,听妈说“二瞎子”其实并不瞎,只是眼神不好,属于色盲加近视。平时能看到人影晃动,不到跟前,分不出男女,所以村里和他同辈的人就叫他“二瞎子”,喊久了小孩子们也跟着这么叫起来。“二瞎子”眼不好耳朵倒挺灵,他完全靠听觉去分辨村里人。因他孤身一人,生产队就派他去济河坝上看果园。

搁在平时,村子里的人最瞧不起的就是小偷,但“偷秋”却是例外。听老人们说,秋是要“偷”的,你不“偷”一点,那些好收成就会被日子带走了。“偷秋”,就是要“偷”来好收成的种子。明年后年,要风有风要雨有雨,肯定会有好收成好运气。

一年一度的中秋夜,他们从劳碌的生活中“偷”出了一缕缕温馨和情趣……

临涣茶馆

贾文忠

公元2007年3月18日,临涣。

在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镇上,我踟躇而行,从文昌宫到城隍庙,从涣水到土墙遗址,临涣的往昔岁月,临涣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临涣,自夏商时期一直是县级建制,又称铨城,在不同的时期归属宿州、凤阳府、归德府等。元朝,临涣改属河南归德府(今商),大约在至元二年(公元1265年),把临涣并入宿州,临涣县废,降为乡,取名涣阳,同时还有符离县、祁县也降级为乡镇建制;明时,临涣下设十三集,属凤阳府。清朝,临涣为宿州三大镇之一,以后又改镇为区。而真正让临涣名扬天下的却是茶馆。中国是茶的故乡,中国的茶文化更是底蕴丰富、渊源流长,历史古城临涣,将中华民族的茶文化演变发展成其独具特色的皖北茶文化。

早在东晋、南北朝时期,临涣的茶馆是以茶摊的形式出现的,那时应该是临涣茶馆的雏形阶段,到了唐代是临涣茶馆的正式形成期。至宋、元,以卖茶为业的茶馆,在临涣古镇上已很普遍。

涣河是淮河的支流,汉朝称涣水,而临涣一名即是毗邻涣水而得来的。涣河流经临涣,奇特的水文地质条件孕育四大泉水:回龙泉、金珠泉、饮马泉和龙须泉。这里的水清澈甘美,日夜川流不息,含有23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,对人体健康具有多种功效。据《宿州清代志》,早在宋代,临涣的回

龙水就常作为礼物,被商人带往汴梁等一些重要城市,而现在茶馆用的则是龙须泉的水。

也许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吧,临涣的水特,临涣的茶更特。临涣当地不产茶,两百里以外的六安却是产茶的胜地,茶叶被运往全国各地,茶梗无人问津,就被运到临涣,临涣人把这种低廉的茶梗叫做红茶棒,这也就是“棒棒茶”的由来。2000年这里曾经举办了首届“棒棒茶”艺术节,以至于现在每年的二月初二前后都是棒棒茶节,吸引着国内外的广大游客。在这里,喝茶不是一种风雅,而是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揉进了每一个日子。

江淮茶馆临街而立,依稀可见清代的建筑风格。这里的主人可以用两只手同时拿起十把水壶,人称“茶博士”,只见他利索地撒入茶梗,从高处用水壶上下三次,谓之“凤凰三点头”。我们几个要了上好的三壶茶,每壶十元,而最便宜的只要三角钱。在屋内的墙壁上,悬挂着大大小小数十个镜框,分别是临涣和茶馆的介绍、名人留影;古色古香的八仙桌,整齐有序的粗沙碗,虽然陈旧却更显古朴;在院风还有说书的老人和热心的听众,他们看到我们背着大包小包、摄影机、三角架,却并不为之所动,毕竟类似的场景他们见的多了。

料峭的春寒中,我站在土城遗址的高处,辉煌的土城如今已经变成一道堤坝,杂草丛生,掩不住岁月的沧

桑,3000年前的临涣沉睡在黄土里,犹如一道陈年旧梦。

脚下的枯草在斜阳中瑟瑟作响,涣水如同一缕清亮的丝带,自西南向东北缓缓飘去,一如历史在匆匆忙忙中已经走过了3000多年……

